

# 那场秋雨

□ 刘明文

不知何时起，这山城的秋，便交给了雨来掌管。暑气尚未完全退场，雨就来了。不是匆匆过客，倒像是久别重逢的故人，从九月起便住了下来，从容地、耐心地，要将整个天地重新浣洗。天色褪成一张受潮的古宣，云是洇开未磨的淡墨，而整座山城，连同远处的嘉陵江，便成了案头一方巨大的砚台。

我独坐书房，看雨脚斜斜地钉在窗上。它们不急不缓，织成一张空蒙的网——网住了远山的轮廓，网住了江面的烟波，也网住了人心里那些无着无落的念头。

推开木窗，凉意挤了进来，带着泥土深处与腐叶之下混合的、诚实的气息。院中那棵老梧桐，最是知时节。它的叶子黄得极有章法——梢头还留着夏日的余绪，腰身已是一片灿灿的金，及至落到地上的，便蜷缩起来，成了深褐的、安命的句读。雨打在上面，声音各不相同：嫩叶承雨，是闷闷的应诺；老叶受雨，是清脆的崩裂；而那些委身于泥的，索性沉默了，任凭雨水将它们重新压进大地的书页。

这般光景，自然让人想起易安“梧桐更兼细雨”的句子。只是词里的愁太浓，眼前的雨却疏淡，淡得像光阴本身，无声无息地漫漶着。

目光越过矮墙，能望见嘉陵江。

江水涨了又涨，浑黄的躯体裹挟着一整个夏天的故事，沉沉东去。岸边的石头时隐时现，像几个玩不腻捉迷藏的孩童。这景象，勾连起李义山的“巴山夜雨涨秋池”。只是，千年前的雨与今朝的雨，果真是一样的么？诗人的雨，落在西窗的烛花上，等着一个共剪的人，是温存的；我的雨，落在冰凉的屏幕光里，只照亮一片独坐的影子。

倒是池中残荷，最懂得与这秋雨相处。叶子破了，茎秆折了，却依然撑着一姿态，在雨中保持最后的尊严。雨打残荷，那声音是嘶哑的，像陈年的绸缎被缓缓撕裂，竟比盛放时哗哗的喧嚷，更耐听，更堪玩味。

这样的天气，适宜读些旧书。翻开余光中先生的集子，仿佛台北的雨、金陵的雨、厦门的雨，都淅淅沥沥地穿渡而来，与窗外这重庆的雨交织在一处。先生说雨是“回忆的音乐”。诚然。我合上书，专心听雨。

听雨，是要讲究地界的。书房窗外的雨，最有古意。瓦是青的，雨是密的，雨落在瓦上，铮铮淙淙，像无数纤指在弹一架古箏。那声音由远及近，轻轻重重，竟能将一个白昼，慢慢地奏成黄昏。

石阶前的雨，最接地气。雨点砸在青石板上，绽开一朵朵瞬息生灭的水花。积水处，浮着细密的泡沫，聚了

又散，散了又聚，像说不尽也无人听的私语。石缝里的青苔喝饱了水，绿得沉郁，绿得幽深，仿佛把几百年的光阴都沉淀在了那茸茸的绿意里。

最妙的还是夜雨。熄了灯，躺在榻上，雨声便格外分明。它不再是噪音，而是夜的底色，衬得万籁俱寂，静得能听见时间流淌的声音——潺潺的，汨汨的。那一刻，你会觉得，这雨并非从天而降，倒像是从地底涌出，从时间的源头流来。

撑伞走入雨中。伞是寻常的布伞，少了油纸伞的古雅，却多了一份日常的妥帖。雨点敲在伞面上，噗噗的，像远方传来的鼓点。将伞柄一旋，水珠飞溅，伞的边缘便成了一瞬的飞檐。巷口的灯早早亮了，晕开一团湿漉漉的光，照着飘飞的雨丝，恍如谁悬在半空，弹拨着细密的琴弦。

只是，如今的都市，玻璃幕墙愈来愈多。雨打在上面，发不出半点清响，只留下纵横的泪痕，无声地滑落。这是现代的雨，失语的雨，被抽去了魂魄的雨。难怪余光中先生要怀念那些瓦屋的时光。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唯有这冷雨，年年依旧，认得归来的人间路。

雨势渐收时，我爱去池边看荷。残荷，其实比盛荷更耐看。繁华落尽，生命的筋骨才嶙峋地显露。破败的叶子卷着边，承着几滴雨水，像捧

着此生最后的珍珠。茎秆或斜或立，插在水里，那姿势里有一种战败者的高傲。雨水积在莲蓬的凹处，亮晶晶的，仿佛盛着一个个微缩的、明净的秋天。

夜更深时，雨声又密了。这回不似弹琴，倒像捣衣，一声声，把夜色捣得绵软。想起宋人蒋捷的句子：“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这三听之境，道尽了人生的漂泊。可我总是觉得，听雨的心事，又何止这三重？同一场冷雨里，藏着无数个叠影的“我”——童年的我，在院中踩水；少年的我，在窗前发呆；中年的我，在灯下赶稿；老年的我，或许正坐在摇椅里，回忆着所有下雨的日子。

雨，到底是停了。天空被洗得透亮，远山露出清晰的眉目。梧桐叶又落了一层，安详地贴在地上。池水平静了，倒映着灰白的天光。只有屋檐下的水还在滴答，不疾不徐，像这场雨悠长的余韵。

这秋雨，年年都来，敲打着岁月，也敲打着记忆。它不言语，却总让懂得在寂静中侧耳的人，于淅淅沥沥声中，听见一切——听见时间，听见生命，也听见那些被雨声浸透的、古老而常新的中国。

（作者系忠县忠州街道居民）



## 〔越调·天净沙〕忠州秋韵

□ 吴宗权

忠州遍绽金葩，赤梁灿若流霞，岸柳轻摇戏槎。橘园堪画，秋盈硕果年嘉。  
临江古渡渔家，篱边闲种桑麻，竹舍疏檐木瓦。群兔争下，滩头竞掠捞虾。  
寒汀雁唤残霞，丹枫树宿昏鸦，白鹭舟横岸沙。斜阳低挂，数声鹈鴂还家。  
层岩漫染丹华，荒蹊闲缀残花，远浦风摇暮葭。凭栏望眼，一川秋色无涯。

（作者系忠县石宝中学退休教师）

## 秋 钓

□ 韩宏

轻风过草堂，层峦入云苍。  
旷野仍存绿，熟田已泛黄。  
垂纶临碧涧，梢影覆荫长。  
稳坐看鱼戏，任它起落狂。

（作者系忠县司法局退休职工）

## 搁 浅

□ 刘林荣

池塘被太阳烤得发烫  
只因一只搁浅的船  
才显得生动而清丽  
那船尾  
在蓝得烫脚的水里  
轻轻晃动  
想说明什么  
和挣脱什么

清风吹皱水面时  
树丛里的鸣虫  
和久藏的旧梦  
爬在朦胧的月光下  
而船  
还搁浅着

你说，这夜色很有诗意  
然后想起  
今夜有鱼儿来  
碰了一下船底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忠县税务局）

## 犹忆菜油香

□ 谢邦楠

老家的榨油坊虽已拆去多年，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每次走进超市里，望着货架上整齐罗列的桶装菜籽油，我便情不自禁地忆起那段油香四溢的旧时光。

榨油坊离我家并不远，它坐落在一个旧名叫“老院子”的大院旁边，由当地几十户乡民筹建。走进榨油坊内，高耸的木梁，横卧的榨槽，硕大的石碾，敦实的土灶，还有那黝黑的铁箍……所有榨油工具一应俱全，摆放井然有序。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乡亲们齐心协力建起这座榨油坊，实属不易。儿时的我，总爱追着大人的脚步

来到榨油坊，和玩伴们好奇地观看一粒粒菜籽蜕变为一勺勺菜油的神奇过程。

师傅们在榨油前，先要炒料。乌黑饱满的菜籽倾入大铁锅中，铁铲起落翻炒间，菜籽滋滋作响、翻滚跳跃。过了一会，炒熟的菜籽褪去生涩，散发出来的焦香味，霎时弥漫了整个榨油坊。

炒好的菜籽被全部倒入碾槽，碾成粉末。随后，师傅们将菜籽粉倒入用稻草铺垫的圆形铁箍中。他们赤着脚，在铁箍里反复踩踏，将松散的菜籽粉压实。最终，菜籽粉形成一块

块圆润平整的菜籽坯饼，规整厚实，静待压榨。

压坯饼是榨油的最后一道工序。当菜籽坯饼装入榨槽后，便开始榨油。在榨槽前，一个足有七八十斤的巨大撞杆悬挂在横梁上。几名赤膊壮汉合力拉起撞杆，口中喊着“哎——嘿”的号子声。只听见“嘭”的一声沉闷巨响，撞杆重重地撞击楔子，震得房梁颤抖，尘埃飞扬。如此反复连续的撞击，榨槽里的坯饼被挤压得扁而薄，一缕缕清亮的菜油如细线般，从榨槽下缓缓流出，滴入桶中，发出清脆的声响。

此时的榨油坊，热气腾腾，人声鼎沸。师傅们赤膊劳动，密密的汗珠顺着脊背簌簌滑落。浓烈的油香，肆意弥漫，令人沉醉。榨油结束，榨油师傅根据每家背来的菜籽换算菜籽油的重量。乡亲们依次上前，带走属于自家的那份鲜香。

如今，榨油机更新迭代，古老而笨拙的榨油工具已消失在历史当中。可那浓郁的菜油香始终让人回味，师傅们热火朝天的劳动劲头依旧让人感动。那一声声震撼心灵的撞击声，至今时时在耳边回响。

（作者系忠县官坝中学退休教师）

## 洪武十二年<sup>①</sup>

□ 李浩白

吴可远直视着他：“相国大人，您就是朝廷第一大臣，难道您也不能将这些嫉贤妒能的浮言妄语一举镇压下去吗？”

胡惟庸没有直接答话，而是向林贤递了一个眼色。

林贤会意，从书房铜柜里取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到吴可远的手上：“吴公子，您先看一看这些材料。”

吴可远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张函件和奏表。他一页一页看将过去，额头上禁不住汗珠直冒：“相……相国大人，这……这些东西都是对我叔祖父大人和父亲大人的诬告和抹黑呀……”

“是的，是的。本相自然都知道：你叔祖父、你父亲都是被诬告、被抹黑的。但你看一看里面那些人的头衔，像左御史大夫汪广洋，他和本相几乎是平级比肩的高官重臣！本相也不敢轻易招惹他的。”胡惟庸微微皱着眉头，“你父亲在官场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总是难免有憾于人。你若再子承父业、金榜夺魁、光大门第，他的那些政敌自是更加眼红，也可能会变本加厉，火上浇油，到那时候会弄得你更加狼狈不堪啊！”

吴可远脸色一灰，长长一叹：“这么说，无论小侄如何努力，也无论小侄表现得如何优秀，都与这新科状元无缘了！相国大人，小侄实在极不甘心！”

胡惟庸往圈椅上一靠，缓缓问道：“你既然这么不甘心，就得有所动作扭转这个局面啊！你想出了办法吗？”

吴可远闻言，心念一转，便朝他躬身而道：“相国大人手握乾坤，权倾四海，必是胸有良策的。小侄恭求您不吝赐教。”

胡惟庸的目光投向了那边的书架：“本相记得，《三国志》一书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曹操入仕之时，因其出身阉丑之门，而始终被清流儒林所不容。后来，他为了向清流儒林积极靠拢，便以执法严明为名而当众杖杀了大宦官蹇硕的亲叔叔，从而与阉宦之党划清了界限。你认为他做得怎么样？”

吴可远摇头而道：“相国大人，小侄身在民间，并无曹操当年的‘洛阳北部尉’之实权，又如何学得他来？”

胡惟庸淡淡笑道：“你学

得来。只不过，你缺少的是消息和渠道罢了。”

林贤这时才开口讲道：“吴公子，林某稍后会给你一份关于应天府通判施之洋贪污四千两白银的证据材料。你选准时机拿去亲自举报给御史台，那你‘为民除害’的清誉便会随之建立起来了。”

“多谢相国大人如此为我着想。”吴可远谢过，目光一转，又直问而出，“您……您觉得只有这一步‘妙棋’就足够了吗？小侄心中似乎依然没底儿……”

“它当然不够。本相也猜出你已想到了后招。只不过，接下来的这一招‘妙棋’，你未必有这个决心愿意把它使出来吧？”

吴可远垂手沉默着，没有回答。

胡惟庸拿过一杯清茶呷了一下，冷静而道：“据本相所知，你先前一直在杭州府的‘玄德书院’里寄宿学习——你也是今年年初才回京返家。但为了与你父祖的豪门背景切割到位，你可以在夫子庙贴书公开指责你父亲吴靖忠居官鲜有建树、优游卒岁、德不配位！”

吴可远满脸焦虑之色：“啊？非……非得这样做不可吗？会……会不会连累我父亲……”

“可远，你放心——‘优游卒岁、德不配位’并不是《大明律》里确定的罪名，只是一种含有贬义的评语。有本相在中书省，你用这八个字指责你父亲，并不能使你父亲‘伤筋动骨’。但在当今陛下眼里，在所谓的清流一派的眼里，你却是通晓‘忠大于孝’之大义的贤士君子。你此后必如出身阉宦之后的曹操一般，为当今之清流一派而接纳。然后，你才能顺顺利利端官折桂、金榜夺魁。”

“小侄如此之作为，只怕会伤透叔祖父大人和父亲大人的心肝了。”吴可远的眼角居然掉下泪来。

“唉，你把你叔祖父和父亲想得太渺小啦！这个建议就是他们共同向本相提出来的，并恳求本相转告于你的。”胡惟庸感叹而道。

吴可远顿时泪如雨下：“叔祖父大人、父亲大人，你们为了可远的前途真是苦心孤诣……”

胡惟庸待他稍稍静定之后，又道：“你做了这两件事后，就火速搬出吴府来，以示与父亲水火不容，然后住进‘同德客栈’。届时，要不了多久，清流派的那些人自会到你门下明来暗往的。从那时起，你便能融入清流派的圈子去了……”

（未完待续）



## 花 见

□ 周进

（作者系忠县美术家协会会员）

